

超越极限

超越

极限

极限

[日]

横山秀夫
赵建勋

著 译

群众出版社

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剧
荣获日本第32届“放送文化基金奖”

越

太

加

心

[日]

横山秀夫 著

赵建勋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极限 / (日) 横山秀夫著; 赵建勋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8
本书原名: 登山家的至高点
ISBN 978-7-5014-3796-2

I. 超… II. ①横…②赵…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4779 号

超越极限

著 者: [日] 横山秀夫
译 者: 赵建勋
责任编辑: 冯京瑶
封面设计: 吴凌云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61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796-2 / I · 158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老式火车哐当一声停了下来。

位于群馬县最北部的土合火车站，北去站台在深深的隧道里，乘客下车以后要想见到阳光，得爬 486 级台阶。可以说，攀登谷川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悠木和雅早早就换上了沉重的登山靴，所以觉得脚指头伸展很不自由，心想：“上去再换就好了。”

其实他就是没换上登山靴，要想一口气爬上去也是很困难的。他在用红色油漆写的“300 阶”前边的小平台上站下，决定休息一会儿再往上爬。这使他想起了 17 年前安西耿一郎在这里对他所说的那番话：“这 486 级台阶对每个想挑战谷川岳冲立岩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如果在这儿都要喘口气歇歇，就没有攀登那座魔鬼山的资格！”17 年前是因为毫无规律的记者生活损害了健康，现在已经 57 岁的他，身体状况就更差了。心跳数肯定比当年又增加了很多。

攀登冲立岩！

虽然这个决心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淡漠了，但安西耿一郎那闪烁着坚毅的光芒的大眼睛，从来都没有在他的心里消失过。安西



这个把大山当作知心朋友的老登山家说过的话也一直在耳边回响，特别是那句话：

“为了下山才爬山的嘛！”

悠木抬头向上看了看，继续爬剩下的那 186 级台阶。

“为了下山才爬山的！”悠木一直在琢磨这句谜一样的话的含义。现在，他心里有了一个答案，可是，最有权利判断他的答案是否正确的安西耿一郎已经不在人世了。

爬出隧道，只见初秋的大地荡漾着淡淡秋光。下午两点多了。凉风吹来，拂过面颊，悠木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虽然同为群馬县，但这里的气温和空气的味道跟悠木住了很长时间的高崎市都非常不一样。离开红瓦屋顶的车站售票处，顺着 291 号国道向北走，越过一个铁路道口，再穿过一个筑有防雪墙的隧道，眼前豁然开朗。首先吸引眼球的是右边拥有一大片草坪的土合陵园。

陵园里有一座“昔日碑”，是当地一个叫水上町的小镇立的。碑上刻着迄今为止因攀登谷川岳遇难的 779 个登山者的名字。把谷川岳称作“魔鬼山”并不足以说明它的恐怖，还被人们称为“墓葬山”、“吃人山”。连绵的山峰，海拔两千多米，在这里爬山遇难的人比地球上任何一座山都多。究其原因，这个地区气候变化无常是最主要的一个。但是，如果谷川岳没有诸多以“一之仓泽”为代表的岩石裸露的山峰的话，它就不会驰名全日本。征服未曾攀登过的悬崖峭壁，成为第一个登上某座山峰的登山家，吸引着各路英豪海啸般向谷川岳卷将过来。听说土合火车站修好以后，他们都是飞跑着跨越那 486 级台阶的。他们分秒必争地冲向谷川岳的各个山峰，很多人攀登上去，也有不少人坠崖身亡。于是，谷川岳越被说成是危险的山，有血性的登山家们就越往这里跑，结果使“昔日碑”上的名字越来越多。

冲立岩，是被各路登山英雄称为“不可能的代名词”、“最后一道难题”的一座山峰，多少年来没有人登上过冲立岩的顶



峰。后来，随着攀岩用具和登山技术的进步，开辟了十几条攀登冲立岩的路径，而登山家们付出的牺牲也自不待言。“恶中之恶”，是冲立岩得到的最后一个代名词。

“喂！我说悠木啊，咱们干脆去爬冲立岩吧！”安西说。

悠木跟着安西事先到冲立岩观察过，也进行过攀岩训练。17年前的那一天，他们应该带上攀岩用的保险绳等用具挑战冲立岩的。

可是，悠木没能如约前往。

就在他们约好攀登冲立岩的前一天夜里，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在群马县上野村山中失事，520人在一瞬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悠木作为当地地方报纸《北关东新闻》的一名编辑，没有去谷川岳，而是到另一个“墓葬山”拼搏去了。

奔向冲立岩的安西呢……

一阵嘈杂的人声把沉浸在往事中的悠木拉回现实世界，抬头一看，前边就是谷川岳缆车的始发站了。宽阔的停车场，来来往往的人群，好不热闹。沿着两旁摆满了出售土特产的小摊儿的旧路前行，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登山向导中心的房子。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差五分3点，离约好的时间只有五分钟了。

“您好！您参加哪个登山队呀？”悠木刚在向导中心的长凳上坐下，一个胳膊上戴着袖标的向导就走过来，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在他身边坐下来。虽然悠木为了攀登冲立岩把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内行人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是个经常爬山的人。他背包上的头盔，告诉别人他不是参加一般登山队，而是参加条例上指定的危险地带的登山队的，向导的眼睛里还是流露出疑问：您能行吗？

“一之仓泽，明天攀登冲立岩。”悠木说着拉开腰包的拉链，从里边取出一张登山许可证来。那是他十几天以前把申请书寄到登山向导中心，由这里盖了章又寄给他的。



“冲立岩？”向导小声嘟囔着把视线落在了申请书上。首先引起他的注意的是年龄。悠木在填写登山履历的时候大伤脑筋。虽然他在攀岩练习场练过一段时间，但并没有攀登过真正的山崖。向导的笑脸渐渐维持不住了，就在他正要说什么的时候，从登山向导中心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高个子年轻人。

年轻人一边快步走向悠木一边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燐太郎！原来是你带他爬冲立岩哪！”正要说什么的向导马上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放心地站起来到别处去了。

“你可把我给救了。”悠木苦笑着说。

被向导称作“燐太郎”的年轻人今年29岁，是当地登山者协会年轻的攀岩能手。听悠木这么一说，马上露出雪白的牙齿笑了。

安西燐太郎，一双闪烁着坚毅的光芒的大眼睛，酷似他的父亲安西耿一郎，但沉默寡言的性格则完全继承了他的母亲。据安西说，他本来想给儿子取名叫“连太郎”的，这样的话，把姓“安西”和名的第一个字“连”放在一起，就是“安西连”，跟德语单词“用保险绳把俩人连在一起”的发音相同。

“没想到，我的这点小聪明一下子就被我老婆看穿了，她也知道这个德语单词！我只好缴械投降……”安西爽朗的笑声又在悠木耳边回响起来。

“悠木叔叔，小淳呢？”

“啊，没联系上。”悠木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燐太郎的脸。儿子小淳在东京，那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不在家，只好对着录音电话说了今天的计划，可小淳一直没有回音。

“咱俩去！一开始我就是这么打算的。”悠木又说。

“知道了。咱们怎么办？先在这儿住一夜也可以。”

“不，今天赶到出合，在那里搭帐篷过夜。我想早点儿过去看看，17年没过来了！”

磷太郎见悠木热情挺高，愉快地点点头，转身去拿攀岩用具。

看着磷太郎的背影，悠木感到眩晕。磷太郎 13 岁的时候悠木就认识他了。磷太郎长大了，不但体格健壮，思想也很成熟，更叫人高兴的是这孩子非常诚实，心眼儿特别好。

两个月以前，他们在群馬县县政府所在地的前桥市见过一面。在一个叫斋场的停车场里，悠木看见磷太郎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他遥望着蓝天，眼睛是潮湿的，但绝不是再哭。悠木站在他的身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磷太郎依然遥望着蓝天，自言自语地说：“爸爸，您到底还是向北走了……”

磷太郎背着攀岩用具返回来，对悠木说：“准备好了。”

“嗯，那就走吧。”

俩人离开登山向导中心，顺着号称有 99 道弯的林荫路前行。坡不太陡，在路两旁浓密的山毛榉树林的遮挡下，空气也变得浓浓的。地上的干草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一群群猴子不时机警地从前方横穿林荫路，从这边蹿到那边。

磷太郎默默地前行，一句话也不说。悠木跟在后边，看着他的背影往前走。17 年前悠木跟着安西到冲立岩事先观察的时候，走到“一之仓泽”的出合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几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好像是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

今天也是。

走在路中间的磷太郎突然向右边避让了一下，这是暗号，意思是前边有情况。悠木吓得赶紧屏住呼吸，站在原地不动了。

高高耸立的黑糊糊的悬崖峭壁出现在眼前，看上去很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要塞。虽然山崖距悠木站的地方还有相当的距离，但那黑糊糊的山崖似乎随时都要倒将下来把他压个粉碎。巍峨的山峰仿佛要刺破青天，上面的空间明显变小了。在悠木看来，形



容它的词不能用“壮观”，只能用“威慑”。“一之仓泽”拒绝人类前来拜访。悠木觉得，大自然正是为了强烈地表达这个意思才构筑了这个巨大的城堡的。

冲立岩，犹如“一之仓泽”这个巨大城堡的卫兵，巍然挺立。尖锐的峰顶，叫人看了有一种被利刃刺杀的痛觉；狰狞的峭壁，更叫人感到恐怖。垂帘似的悬崖似乎被折断了几次，带着几分凄惨，也带着几分阴险。真不愧“恶中之恶”这个代名词。

攀登冲立岩——有这种欲望的人能有多少呢？不，应该说，只有有了这种欲望，才会走上通往冲立岩的路——那是登山家的路。

“我爬得上去吗？”悠木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当然爬得上去。”燐太郎说完，立刻走下干涸的河床，物色搭帐篷的地点去了。

悠木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17年前就感到的恐怖完全把他控制住了。

不过，那时候只是来看看，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

两座“墓葬山”交错着在脑海里浮现，最后重叠在一起。

17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心里苏醒了。

史上罕见的飞机坠落事故。日本航空公司123次航班，因操作失灵在群馬县迷失了方向。悠木也从那天开始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以前，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中的一切，不求过得多么好，也不抱怨什么，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行了。那次事故完全改变了他枯燥无味的生活。事故发生后，他跟庞大的对手对峙了整整七天。在那些如同火烤般的火辣辣的日子里，悠木认识了自己，并因此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航线。

悠木用挑战的眼光看着冲立岩。落差330米的悬崖绝壁，跟东京塔一样高，悠木要用自己的手脚攀上去。

“为了下山才爬山的嘛！”



安西那闪烁着坚毅的光芒的大眼睛在面前晃动。身上插了数不清的管子，被固定在医院病床上的安西，大眼睛到死都在闪烁着坚毅的光芒。17年来，那光芒从来没有在悠木心里消失过。

安西耿一郎，你登上去了！

悠木的视界模糊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又把吸进肺里的空气慢慢吐了出来。

不登上冲立岩决不罢休！

为了再一次亲耳听听安西的心声，也为了深刻地反省一下自己17年来的人生。

1985年8月12日，一切的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



2

早晨起来就闷热得要命。

上午，悠木先去了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住宅。他是为了写一个题为《战后40年——群马如是说》的专题系列去那里采访的。这个专题系列从8月6日开始刊登，每天一集，到8月15日战败纪念日，一共刊登十集。负责今天的采访并执笔写最后一集的应该是政治科的青木，但他突然接到紧急任务到东京分社去了，替补记者的差事轮到了悠木头上。

现在是盂兰盆节^①期间，本来是城里人回乡的高峰时期，可

①在日本，盂兰盆节是仅次于元旦的盛大活动。盂兰盆是“Ullabana”的音译，原为印度的佛教仪式，本意是“倒悬之苦”，后指为了把人从倒悬之苦中拯救出来而进行的佛教仪式。据说盂兰盆节起源于佛经故事《目莲救母》。目莲为了拯救陷入地狱的母亲，按照佛祖的指点，在阴历七月十五这天，摆出各种食品，虔心供养十方大德僧众，最终救出了母亲。在日本，每到盂兰盆节，各企业均放假数天，人们纷纷赶回故乡跟亲人团聚。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相当于中国的中秋节。在中国，盂兰盆节又叫中元节，俗称“鬼节”。盂兰盆节是经由中国传到日本的，所以日本也有“中元”这个叫法。——译者注



东京永田町这个日本政治的大本营还是那么热闹。据传，中曾根首相将于8月12日参拜靖国神社。昨天晚上青木给悠木打电话，本来是要向前辈记者悠木表示歉意的，因为本来应该是他干的活儿转交给悠木干了，但兴致勃勃地谈到自己在东京跟全国性大报的记者并肩取材的时候，兴奋得简直忘了自己给悠木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了。

采访完老兵，悠木又去墓地祭奠五年前因交通事故死去的部下望月亮太，回到报社的时候已经中午12点多了。他觉得没有食欲，所以没去地下室的食堂吃午饭，而是直接去了三楼编辑部的大办公室。《北关东新闻》是一个只在每天早晨发行的报纸，所以这个时间报社里人不多。空调一大早就全开了，报社大楼里边很凉快。从马路对面的停车场走到报社这短短的一段路，悠木的衬衣已经贴在后脊梁上了。

他站在空调下边吹着凉风，回想着刚才在墓地时的情景。离开墓地的时候，碰上了捧着鲜花前来祭奠儿子的望月亮太的父母。碰上过他们好几次了，每次都是默默地互相鞠躬之后擦肩而过，可是今天，亮太父母身后多了一位年轻姑娘，对悠木怒目而视。那姑娘20岁左右，好像在哪儿见过。如果是五年前在葬礼上见过的话，应该是亮太的堂妹。这个堂妹是出于自己的感情对悠木表示愤恨呢，还是替死了独生子的亮太的父母发泄对悠木的愤恨呢？开车回报社的路上悠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喂！站这儿想什么哪？”一个大大咧咧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回头一看，是整理科科长龟岛。龟岛也是来空调下边吹凉风的，馅儿饼似的圆脸冒着汗珠，从他嘴里叼着的牙签可以断定，他是刚从地下室的食堂回来的。

“龟岛啊，今天有什么新闻吗？”



“有啊。千面人^①又有动作。”

“什么？”本来只是为了打个招呼随便问了问，不料龟岛的回答让悠木大吃一惊。制造了“固力果森永事件”的“千面人”沉默了很久了。

“有四个月没露面了，我都快把它给忘了。”

“又是威胁信吗？”

“好像是休战宣言。说是不再要弄生产食品的公司了。”龟岛一口气把共同社发来的电讯的内容说了一遍。在所谓“夏季稿源枯竭”的时候，突然来了堪称 A 级的重要情报，龟岛喜形于色。

落了汗，悠木拿出一叠稿纸在靠窗的一个办公桌前坐了下来。这张桌子没有明确是谁的，由于最近这些年来悠木一直在用，就成了他的专用办公桌了。桌子上有可以直通外线的电话，使用电话采访非常方便。虽然参加了县政府和县警察局的青年记者俱乐部，但很少过去。他在两边都担任顾问，这么大岁数还跟年轻人在一起凑热闹，让人家讨厌。

上个月刚刚过完 40 岁生日的悠木是报社里资格最老的记者，人称“单兵作战”，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部下。有人羡慕他，更多的人向他投过来的是怜悯的目光。跟他一起进报社的都提升了，有的还担任了分社社长。“对悠木的人事惩罚都五年了。”同事们时常这样小声议论着。

五年前，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望月亮太被分配到悠木手下，当时悠木是在县警察局采访的记者组组长。望月看上去是个很聪

① 1984 年，发生了震惊全日本的“固力果森永事件”。自称是“千面人”的歹徒不断地给报社写信，宣称自己在固力果和森永等食品公司制作的食品里下了毒。警察接到报案以后，还真的在商店的固力果食品里化验出了剧毒氰化物，引起相当大的骚动，但最终没能破案，成为战后日本著名的谜案之一。固力果和森永都是日本有名的食品公司的名字。——译者注



明的小伙子，但没几天悠木就对他感到失望了。

那是望月成为悠木的部下的第六天。与前桥市接壤的大胡町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一个38岁的测量技师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被一辆轿车刚倒，造成脑挫伤死亡。悠木命令望月去“取面”。所谓“取面”，就是把死者的照片弄一张来。望月很痛快地答应了一声就去了，可是不到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说他到死者家去了，但人家没好气地说，这里正忙着办丧事呢，谁有工夫给你找照片！

“再去一次，家里人不行找亲戚，亲戚不行找朋友，一定要弄一张回来！”可是望月好像没有听见悠木的话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悠木见状生气地大声训斥起望月来。望月一点都不示弱：“为什么非要在报纸上登死人的照片呢？”当着很多人的面给了悠木一个下不来台。

最近这些年来，没有毅力没有韧劲儿的年轻记者越来越多，可是刚参加工作就这样的悠木还没见过。他大骂道：“混蛋！为什么？印报纸不是为了卖的吗？登了照片的报纸当然比不登的更好卖啦！”悠木还想骂些什么没有骂出来，气得浑身哆嗦。

望月紧咬着嘴唇从记者室跑了出去，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一个小时以后，望月驾车行驶在17号国道上的时候，跟一辆载重10吨的大卡车相撞，当场死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应该刊登那个死去的测量技师的照片的版面，刊登了望月的记者证上的照片，一个看上去蛮认真的青年。

面对前去说明情况的悠木，望月的父母虽然没有大吵大闹，但也没有正眼看他一眼。他们没有说恨谁也没有说自己有多么难过，始终低着头肩靠肩地坐着。

报社里的同事们都对悠木表示同情。悠木跟望月争吵时在场的记者组副组长佐山把当时的情况向报社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总要加上这么两句话：“谁也得生气呀！那简



直就是成心气你嘛！”为了保护悠木，佐山还利用休息时间走访了那个测量技师的亲戚和朋友，证明望月那天谁都没去找，而是开车回家。他指责望月“临阵脱逃”，希望借此改变管理部门那些同情望月的人的看法，减轻悠木的压力。

报社决定不给悠木任何处分。但这个决定并没有使悠木感到轻松，反而使他的心情铅块般沉重。不管怎么说，望月是个参加工作不到一年、还什么都不懂的年轻记者，当初应该冷静地说服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应该耐心地对他说，登了照片可以提高新闻的实录性和说服力，对防止悲惨的交通事故起到警示作用，等等。

通过望月这件事，悠木发现自己的内心里有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以前他就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过，现在更清楚了。悠木只喜欢那些喜欢他的人，而且即便是喜欢他的人如果对他态度不好他也不能原谅。喜欢他的人越多，他对喜欢他的人的要求就越高，当他知道人家达不到他的要求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绝望，所以他对谁都喜欢不起来。他怀疑任何对他抱有好意的人，因为他不想最终伤害人家。

做了父亲以后他更认识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从儿子小淳懂事的时候起，他心里就开始不踏实，并且感到一直无条件地信赖他的儿子很棘手。天真无邪的儿子小时候总是扬着小手扑进悠木的怀里，悠木那个高兴啊，简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太高兴了，跟儿子太亲近了。可是，儿子长大以后，悠木开始下意识地观察儿子的脸色。比起如何教育儿子来，他更关心的是儿子对他怎么看，是否能够一直尊敬他。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他开始讨好儿子。了不起！真伟大！干得好！这些褒奖的话，心里即使没有那么想，也毫不吝啬地大量使用着。说完以后就暗暗观察儿子的反应。当看到儿子特别高兴的时候，悠木自己心里也乐开了花。但是，如果儿子对他稍有



反抗，他心里的爱情马上就变成了憎恶，对儿子冷淡到极点，甚至动手打过儿子。他觉得是儿子背叛了他，一气之下失去了理智，脑子里一片空白。

悠木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自己从小没有父亲的缘故。小时候听浑身酒味儿的母亲说，父亲人间蒸发了。那时候他对蒸发这个词感到特别可怕，心里说不上是漠然还是不安。不知道父亲是死了还是活着，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离开家。他羡慕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的小朋友们。父亲这个概念对于他来说是虚无，是空白。这使他感到自己特别的渺小。他觉得自己是被父亲抛弃了，既感到悲哀，又感到愤恨，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地期待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上小学之前，他甚至对着镜子练习过叫“爸爸”。

悠木做父亲可以说是失败了。

小淳长到 13 岁的时候成了一个神情黯淡的少年。作为一个父亲，到底应该教给儿子、传给儿子一些什么东西呢？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吗？其实就是有机会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悠木本来就不知道而且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教给儿子什么。

悠木虽然没有因为望月的事受处分，但他自己向编辑部主任提出撤掉他的组长职务。不是因为感伤，而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既没有领导别人的资格，也没有领导别人的能力。

悠木觉得，望月的死近乎于自杀，既不是被骂了一顿以后情绪低落，也不是开车的时候心不在焉。恐怕望月在本质上跟悠木属于同一类人，属于那种一旦厌倦了平淡无奇的生活，就想一死了之的那种人。他并不为望月的死感到痛惜，但是——

在墓地里碰上的那个姑娘锐利的目光和望月父母那毫无生气的脸，还是使他心情沉重。

大办公室里的人多了起来。

悠木把写了 30 多行的稿子用曲别针别好，站起来看了看里



边的办公桌，看见政治科的副科长岸本坐在那里，就拿着稿子走了过去。

“这部分是追加的，加在青木稿子的空白处。”说着把稿子放在了岸本的办公桌上。

岸本脸长，外号“马面”，跟悠木同一年进的报社。他拿起稿子，不好意思地对悠木说：“真对不起，让你干这种麻烦事儿。”

“不必介意，反正我也没事情做。”说完转身就走。

岸本把他叫住：“傍晚的会你参加吗？”

“什么会呀？”

“还是关于买无线电电话机的问题。”

“哦——”悠木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他对这个问题好像不怎么感兴趣。

去年，在上信铁路发生了一起列车相撞的事故。各报记者纷纷前去采访。附近仅有的一户人家的电话被《朝日新闻》的记者借用，《北关东新闻》的记者只好跑15分钟的路打公用电话，来回跑了五趟。气得记者们纷纷要求买无线电电话机，还挖苦说，要是嫌贵，怎么也得给他们买几只信鸽……总务部终于坐不住了，决定开会研究买无线电电话机的问题。

岸本把无线电电话机的产品简介递给悠木看：“打算买摩托罗拉的。”

“还不如买大哥大呢。日本电视台的真田就有一部，可得意了。”

“啊，那个傻瓜呀。大哥大不行，我不喜欢用那玩意儿。又大又重，携带不便，电池两三个小时就没，太费钱。”

“无线电电话机也不省钱哪，《读卖新闻》《上毛新闻》都有好几部，总务部天天发牢骚，说花费太大。”

“也许吧。怎么着？去开会吗？”

“不去，今天晚上得出去办点儿事儿。”